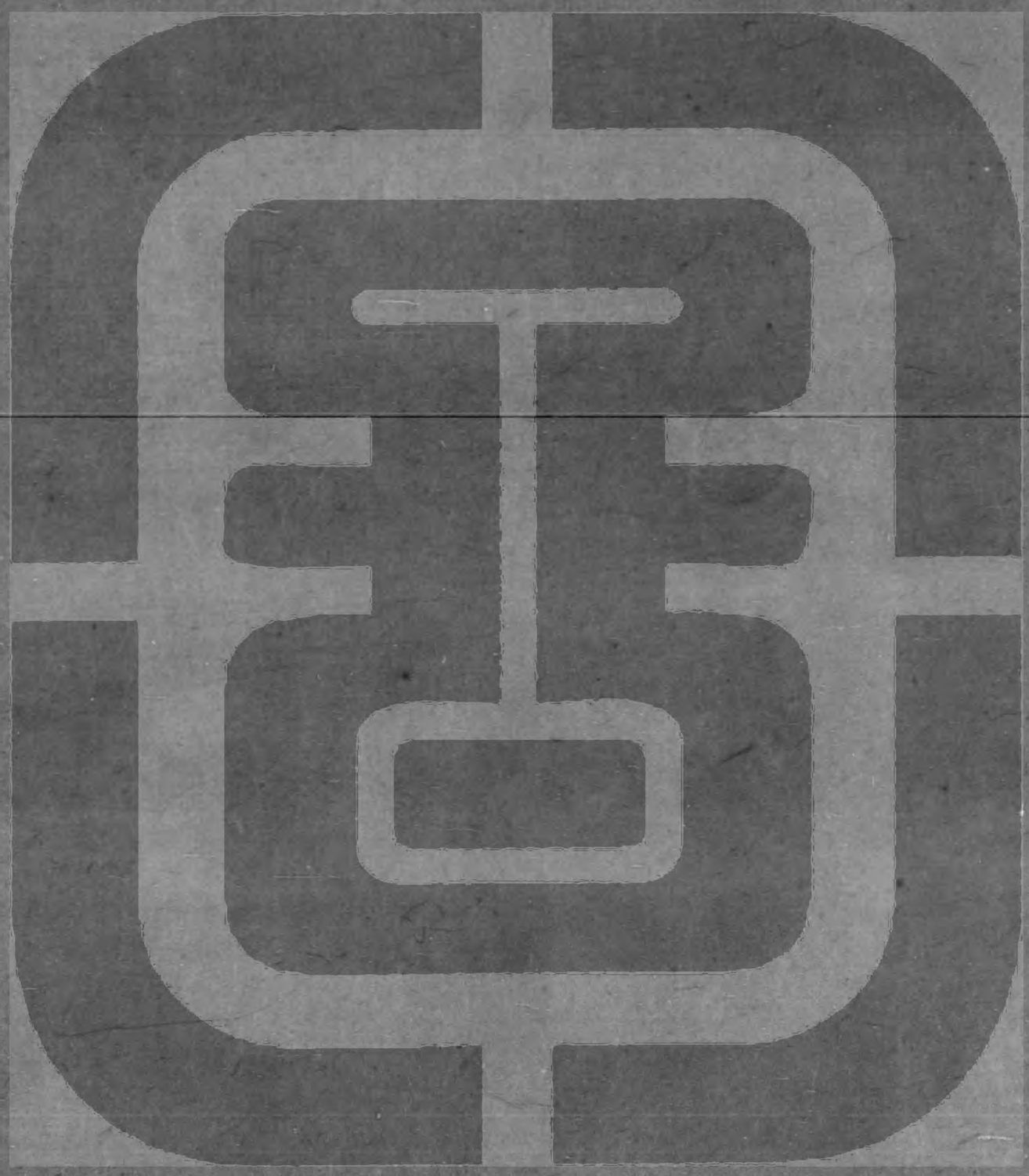


後漢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 子劭　霍諝　麥延

徐璆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李恂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玄

崔駰 子瑗 孫寔　周燮 淵良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楊震 子秉 曾孫彪 玄孫脩
王龔 子暢
種暠 子岱 拜子劭 陳球 李咸
張皓 子綱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五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絶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背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illegible]

萬里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illegible]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慘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音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

肅宗下其章司空鄭弘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

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已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爲至戒黄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往可爲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廖不納子豫後坐脅書誹謗廖以就國終兄鳳爲郡吏太守廉范爲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爲范游說至徙北地帝東巡狩鳳皇黄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貫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寘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先禄大夫歲餘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遠永平建初故事宫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

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未嘗應對友人因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跡後歸鄉里卒於家也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緯天文歷筭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至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勇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陛下應天順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

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成社稷之深計也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亞之延光三年出為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屢因災異多所匡正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眞等上言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著援神鉤命解詁十二篇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考

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豐江夏太守豐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奉少聰

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録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永建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孝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荆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爲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奉

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爲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爲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亂嗣泯絶毋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舉會卒子劭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

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打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三軍之情鄰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縻服苟欲中國珍

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專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旣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旣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侮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奬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二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

帝時河間人尹次頗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毋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劾後追駮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爲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明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

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王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爲駮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亦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

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
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
漢書皆傳乎時後卒于鄴弟子瑒璩並以文才稱中興
初有應嘘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
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典通顯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
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刋章文坐繫洛陽詔獄
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諝聞春秋之義原
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

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辟若其面斯蓋謂大小寤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侶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謂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寃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刋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動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寃讀無徵所不得理是爲刑寄正罪戮加誣侵也不[illegible]其若是乎明詔重發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不[illegible]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下應天下幸甚高謝才志即爲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爲羌胡所敬服

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爲尚
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威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
違牾請與尚書令尹勳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冀罪失
及冀亦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
出爲汝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延尉卒官子儒宴定
太守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
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爲廷
掾范冉爲功曹濮陽潛爲主簿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

昭以爲[illegible]仁化大行人但聞畜夫不知郡縣在事
二年州辟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
良方正再遷爲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
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興之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
陳蕃公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
與爲善否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縛
朕違敖闔闕矣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
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
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

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
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
有龍濊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
與之對傳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
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
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
武帝溺於倖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
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
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
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勸
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消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
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
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
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同寢卧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
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
下今所親幸以貴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
人納謇諤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官官之敝使積善日熙

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

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璆少慷慨辟公府舉高第稱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爲南陽太守因勢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爲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爲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贓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儁討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官搆造無端璆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爲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海郡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又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爲丞相操以相印讓璆璆不敢

當卒於官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
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性
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
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
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
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
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
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
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薦充才學詔
宗時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
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順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
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荷無外家為鄉
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荷
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進志意蘊積乃隱居
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
潛夫論其指計時短討論物情人以觀見當時風政者

其五篇云爾貴忠篇曰夫論貴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論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也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君上而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焉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子孫行之百世季世之臣以姻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

白起蒙恬秦以爲[illegible]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嬖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之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篤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

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當 綱傷於寵也哺乳多則
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 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
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亡衢刃都市豈非無功
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 埤而增巢其上魚以
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
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 瓏卒其所以敗者非
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
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 綱弄君威反戾天地
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 安爲朝露之行而

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非
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
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
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游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
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
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
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
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
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

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博持掩為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以禦寇盜內不足以禁鼠雀或作泥車飛狗諸戲弄之具以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樊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憒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穀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

卮皆所宜禁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璅瑁石山隱飾金銀錯縷窮極麗美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貪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繩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柟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夫樗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浮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徼致煌貴力傷農於萬世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家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死有棺

無褥文帝葬芷陽明奢華洛陽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
墓雖卑而德最高今富商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
乃崇喪或至金鏤玉匣梓棺多埋珍寶偶人車馬
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鄧畢之陵
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
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
牆春秋以爲非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
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實貢篇曰國
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

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
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
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
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
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明黨用私背實趨華其
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
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臨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
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非公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

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応響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日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饒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

秦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寬民俾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餉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煩多在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懷忘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贏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得無爲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二縣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資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延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若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夫

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速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慈惠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福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牽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

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順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氏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實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曰久不赦則姦軌滋蔓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玉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待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三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表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性倨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安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君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池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蹴踘畦苑遊戲平林灌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遥一

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貴永保性命之期
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
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跡蠖屈蛻亡殼
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按俗棄雲無轡驂
蠶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扃
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
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
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
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敖翔大清縱意容治尚書令
荀彧開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
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
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
一支人東海繆襲嘗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其
書有益於政者有理亂損益法誡等篇辭多不載云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
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
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

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武陵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灊安閭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贓賂禪當傳考無他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答掠無箟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

騎將軍鄧隲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爲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還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鼓任朱離今禪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後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爲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徙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遣以胡中珍寶而去及鄧隲誅廢禪少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顯字子勳壯有禪風爲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龐參見而奇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忿徒中使其子俊上書司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幸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西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維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

刑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市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惋不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疎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騭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爲漢

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高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户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彊宗也抱兒當户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彊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昔周宣得南仲逐玁狁而立中興之功孝文用亞夫伐匈奴而建太宗之號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遠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効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

覽二君使參憧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
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爲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
遼將軍四年入爲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
器能順帝時以爲太尉録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
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
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
漢段恭因會上疏言昔者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
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伏見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
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復爲讒佞傷毀願陛下

卒於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
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
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
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
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
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爲太尉
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
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

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彊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言西州邊鄙土地墝埆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慮於困尼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殫竭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差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

今年租更寬赦罪隸逋除更始則善更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旣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

爲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爲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坐事爲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勑督郵尹益逼致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卧不起郡内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麗嗣子伯固並畔寇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黄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灾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没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

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刃執之入舍登
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
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
曰奴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
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
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意路詔書下其章初自
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
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
子弟親(糸)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
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
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
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莫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
德高韙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邈哉
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
觀皆由奬誘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
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
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
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

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墳土乃心陵墓哉致
薄奠公其享之玄二子羽官至征城相
霍駟字子伯汲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爲幽州
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剌王通及剌王敗罹爲侍御史生
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
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邯舉爲步兵校尉篆辭
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矣爲至哉
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
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
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
於新世後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難曰吾生無
妄之世值浇孛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
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
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彊起班春所至之縣獄汙填滿篆
乘輿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于
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朝廷初政州
牧峻刻宵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憾乎
篆曰郭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

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恨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依賊自悼名曰慰志篆生穀以疾隱身不仕穀生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喜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荅焉其辭曰

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賢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帝旅高談育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則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千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宮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忌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鑠鎒於明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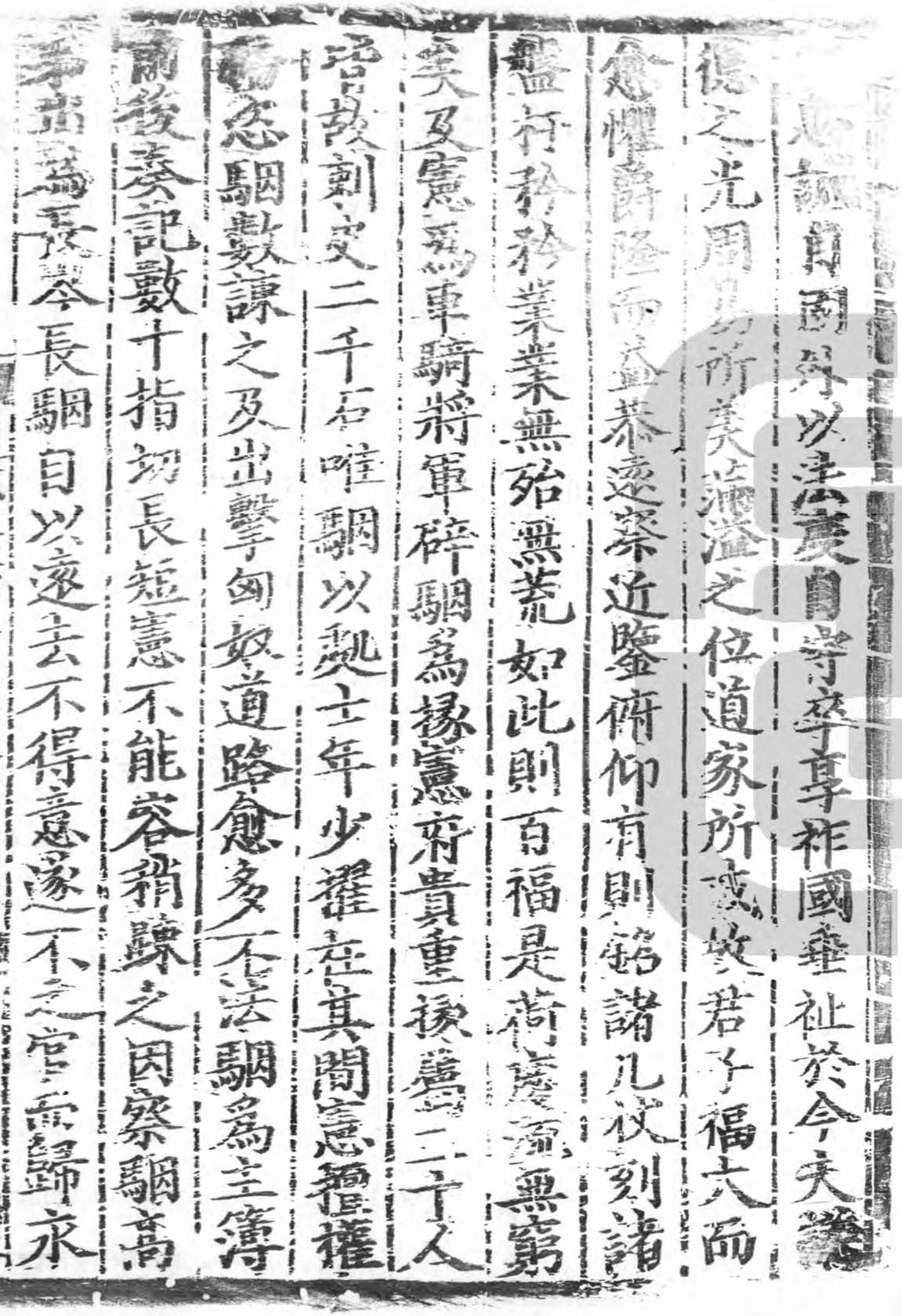
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未闕矣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藉惑焉故真人棄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魚蚪之趣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言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矣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臨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或重鴨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訽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魚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纏塞路凶虐揣流人有昏墊之尼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辛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慼而皐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憲禍不散而曹絺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鑲玄珪冉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褒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蹴縷整襟親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

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貴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
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
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治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
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
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
略尚父之鷹伊皐不論奚事范蠡夫賈厚成而茂木暢
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夫火入
方斯之際製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
猶衡陽之芬伐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蘧撰把不爲
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
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糟糠而安藜藿
以理則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
以求舉非不欲富也惡登牆而摟處叫呼衒鬻縣旌自
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
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汗血競時利合而交子笑我之沈
滯吾亦病子脅脅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
枉徑而我非隨藏否在予唯世新議固將因天質之自
然誦上誓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

鄂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娶行俟性命之所
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曼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
柯盟卞嚴克敵於彊禦范蠆錯勠於會稽伍員辭功於
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定宵壁辭而存楚唐且華旃以
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
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
度轂程顥支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
人之所序元和申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駟上四巡
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

駟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等知崔駟乎對曰
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
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駟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
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
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
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
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
出內詔命駟獻書誡之曰駟聞之傳曰生而富者驕生
而貴者慠生富貴而能不驕慠者未之有也今寵禄初

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郤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行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



德之光周勃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
危懼謙降而益恭逐察近鑒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列諸
盤杅於事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蕭蕭無窮
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帝舅貴重後進二十人
皆敬劇之二千石唯駰以勉士年少翟在其閒憲稱權
意忽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
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
爭前篇長跪叩頭自以衆逐士去不得意衆逐不已皆歸永

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酔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得見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

元四年卒年十二家所著詩賦銘誄書記二十一篇傳其父業年十八舉孝廉詣京師從侍中黃瓊受京氏易義遂兼善待之瑗因留游學當遂明天官歷數言災異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共風議馬融南陽張衡崔寔相友好初瑗兄章爲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掾善爲禮瑗獨講誦訊時獄閉以禮說

太守是後事無巨細歸家爲要妻載

將以無罪并辜元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讐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實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禄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賻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杜文悔祈草書埶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

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儲石僭當世清之寔字子眞一名台字立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

讒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著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陵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怵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諫厭偽忽眞或湎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矣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教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

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事
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
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
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
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割制中興
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
不達權制音偉所聞簡忽所見烏
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摘奪徒
妄習所見不知變戚況可慮始苟
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
排於絳灌爲孚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
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
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絕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
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主德嚴
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
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
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箕計見效優於孝

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姦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俶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宏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思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勤鞭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請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

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弘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則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部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維練縜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奏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事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務之以善績母有其助焉爲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

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摽賣田宅起
冢塋立碑頌羨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
時人多以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
官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
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
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荅七言祠文表
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
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
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
阿保別自通達是時
然皆先輸貨財而後
得爲司徒及拜日天
曰悔不小靳可至十
士豈肯買官賴我得
乆之不自安從容閒
鈞曰大人少有英種
今登其位天下失望
臭烈怒舉杖擊之鈞
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勳名譽
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
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侍者
萬程夫人於後應曰崔公冀州名
是反不知林邪烈於是聲譽衰減
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
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
然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
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

狼狽而走烈罵曰死　父撾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
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不孝也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
鈞少交結英豪有名　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
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旦　收烈付鄠獄鉤之銀鐺鐵鎖卓
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烈有
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周燮字彦祖汝南安城人　決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
頤折頰醜狀駭人其母　賤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
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　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髮眥而

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
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　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
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　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
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　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
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　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
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　行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
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　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
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　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
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　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享

乎因自載到頴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絶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癸良年皆七十餘終

黄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頴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表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閑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来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

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頴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

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稱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稱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稱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稱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穡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稱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

予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稱會卒時年七十二子徽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憚禮行轉相約勑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暴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暴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

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詔公車加
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
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
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守見肱無衣服
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
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
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
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蒙面言惑眩
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

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發積憤於驛衆望乃
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
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況今乎閹豎夫何
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轉以玄纁聘之不至即拜太
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
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晉會稽家亦不知其處
歷年乃還年七十七喜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
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歲喪父哀毀過禮服

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戴氏女
玉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
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美我足以
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當表旌廬墓況
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
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
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
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實樂潛
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
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
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
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
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敎傳於
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
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
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論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
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韓吾以子爲可與言
也何意乃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

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事蔡莫風以爲文學將興勵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彗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羅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礧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璆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賴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比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乎孔子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賴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

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奭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若無幾奭等爲卓所脅逍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夫驚西遷公卿多遇兵飢窘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剽劫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范氏曰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邊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救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

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斂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數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容暑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令長哉罪遂去客涕泣送之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有節貧財千萬分與親族

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
縣廣武聞慈名節約不入郡民間慈以病不至永
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閤延賢俊辟而應焉
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
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
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日餘一能謁卒於家桓帝時安
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辟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
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徵者皆先有名譽而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
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
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
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縣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
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帝時有功封
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
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
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
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
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

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

或欲令為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上書諫曰孝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王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漏宵夜交錯賓客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發俾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

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黷日月書譏乾鵲牡鳴詩刺晉婦喪國昔鄭莊公從母氏之欲悉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天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由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吾外舍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慚陛下絕綢繆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慎拜爵減省獻御節徵發令野無鸞鳥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

擬蹤往古比德晉士昔不休哉秦御帝以來阿母等內偉皆懷忿怠而伯榮驕溢亢甚與雄朝陽侯劉護從兄壤交通壤遂以爲妻得龔襲護爵位不待申喪深疾之後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有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壤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壤無他功行恒以配阿母妾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謹譁百姓忽安陛下宜覽鏡既往

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建光二年薨劉氏為太尉帝舅大
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基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
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
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瞗亦薦所親厚於震震
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
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入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
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撓朝廷震復上疏
曰臣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兩為一
連里竟街雕脩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
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費巨
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
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
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
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
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
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
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

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教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王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

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凡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

女妓臣狡猾而不能讐惡發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譴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感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連有災

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
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眚屢作爾卜
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
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
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
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
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從容問奇曰朕
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
不悅曰卿彊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獲致大鳥矣出為

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
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
將宋暈楊昂令反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後徙都許
追封奇子亮為陽成亭侯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
議者以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
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
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
亭侯震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
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

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二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以臧

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因繫洛陽匡憲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詹多盜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逃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爲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論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

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臧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灌壟穢宜絶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

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謗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荆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羣陶誠震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賢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

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
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閨司
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
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
忿吞法王爵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盈紈素雖季
氏專魯穆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
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
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邢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
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唯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

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舜興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疏
急舁斥投舁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
郡書奏尚書召對秉稱舊典漢制有故事乎秉僕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
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懶慢申屠嘉
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後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
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
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參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豆·喪夫
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

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秉子賜字佰
獻少傳家學篤志慕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苔州
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
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
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嘗臨受學詔太傅三公選
賜賜上封事曰臣聞皇建不極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
虺惟蟈女子之祥故春秋鄭門昭公殆以女

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
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元旱之災惟
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
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蠪可消禎祥立應殷
戊宋景其事具明二年代唐玲為司空以災異免復拜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為司徒是時朝廷
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游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
聞陛下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勢極槃游之荒政
事日隆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

美蹴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
前人也宜絶慢慱之戲念宮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晉
魚之改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
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拓囊辟咎謹自手書
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
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
門止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
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
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小子乞靈卦

筮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國其有亡言以厭壞之
學元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縣當大問死而後已
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
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
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鼃蜮蝃蝀者也於中冓經曰
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
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發蜺再請
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殺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
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

垂象見吉凶聖人與之合妾謄嬖人閹尹之徒共事國朝欺罔日月又濫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主蛙黽水小技見寵於時如讙樂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郊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重祿不次之寵而令擯紳之徒委伏獻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屨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飄颻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奉賴聖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鸞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振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懇懇之心哉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傳之恩故得免答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為司徒帝數遣謁者賚牛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侍芝曰常侍樂松松等曰

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遣令繫宛四年賜以病罷

君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

革帶金錯鉤佩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

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

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搔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

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

誅其渠帥可不定而定可如陶計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

而蜀人之兵廟勝之術也

中後帝從南宮閣録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先講

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户初賜衆人

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

願分户邑於寬濟帝嘉歎複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

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台成功惟毉

干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

九月復代張温爲司空其月熒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

贈東園秘器祕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書哀慇遣
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
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
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勑驃騎將軍官屬會司空法駕
送至舊塋公卿已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
彪嗣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
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
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舉掾官財物七
千餘萬彪發其姦贓言之司隸校尉楊球因奏誅甫

下莫不愜心徵還爲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
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
卓爲司空其冬代黃琬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
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
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
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
大事故殷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作誥然後乃安今西
京宮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
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

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宝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兎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灾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上嵫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

未得譴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乃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公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攜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侯者皆奪封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無日殫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憂操為之改容脩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命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有

此類脩又常出行籌操有閒外事乃逆爲荅記勑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累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心遂因事殺之脩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次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友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弘農相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

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益敬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子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蜀莞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西縣子綱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陳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交效謀自消而和

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
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
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
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
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
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
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翼乾之資居阿衡之任不
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家長蛇封其貪叨甘
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
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狀以聞書御京師震慄聯翼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
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慄聯翼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
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
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
廷不得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令專申
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
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
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
問所疾苦乃譬言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

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愚以爵祿相榮不顧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闇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揚兖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彊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願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急須更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願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女壻大會置酒為樂散遣其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妻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過絶乃止天子嘉美擬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祖祈福及卒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顯安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襄為

貧士成墳詔書痛悼拜其子續爲郎中賜錢二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令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閎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閎字夏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求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求爲龔表救商感其義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子幗字顯英少以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

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畺爲才四遷尚書令出爲齊相
徵拜司隸校尉轉潁陽太守所在嚴明爲稱坐事免官
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太尉
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爲尚書暢
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通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
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壞井夷
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暢以爲五教在寬著在
經典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
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
褲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
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
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
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
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
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
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

災策免明年卒于家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
以文才知名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
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
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河南尹田歆
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
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耳助我求之明
日諶送客於大陽郵遥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
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
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
暠於庭辯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
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
使光禄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
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
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
露宜伏歐刀又奏請赦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
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
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

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暠乃手劒當
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
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
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
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
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
德其白狼槃木唐菆印棘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
絕暠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治鑄黃金為大蛇
以厭梁冀暠糾發遽捕馳傳止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
之冀由是銜怒於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自餘人自稱
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
陷之傳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
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
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
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梁太
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暠為梁
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
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復留一年遷

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暠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為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来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暠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伓拂伓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伓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伓卒痛惜甚乃上書為伓求加贈典朝廷竟不能從拂字頴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禄大夫初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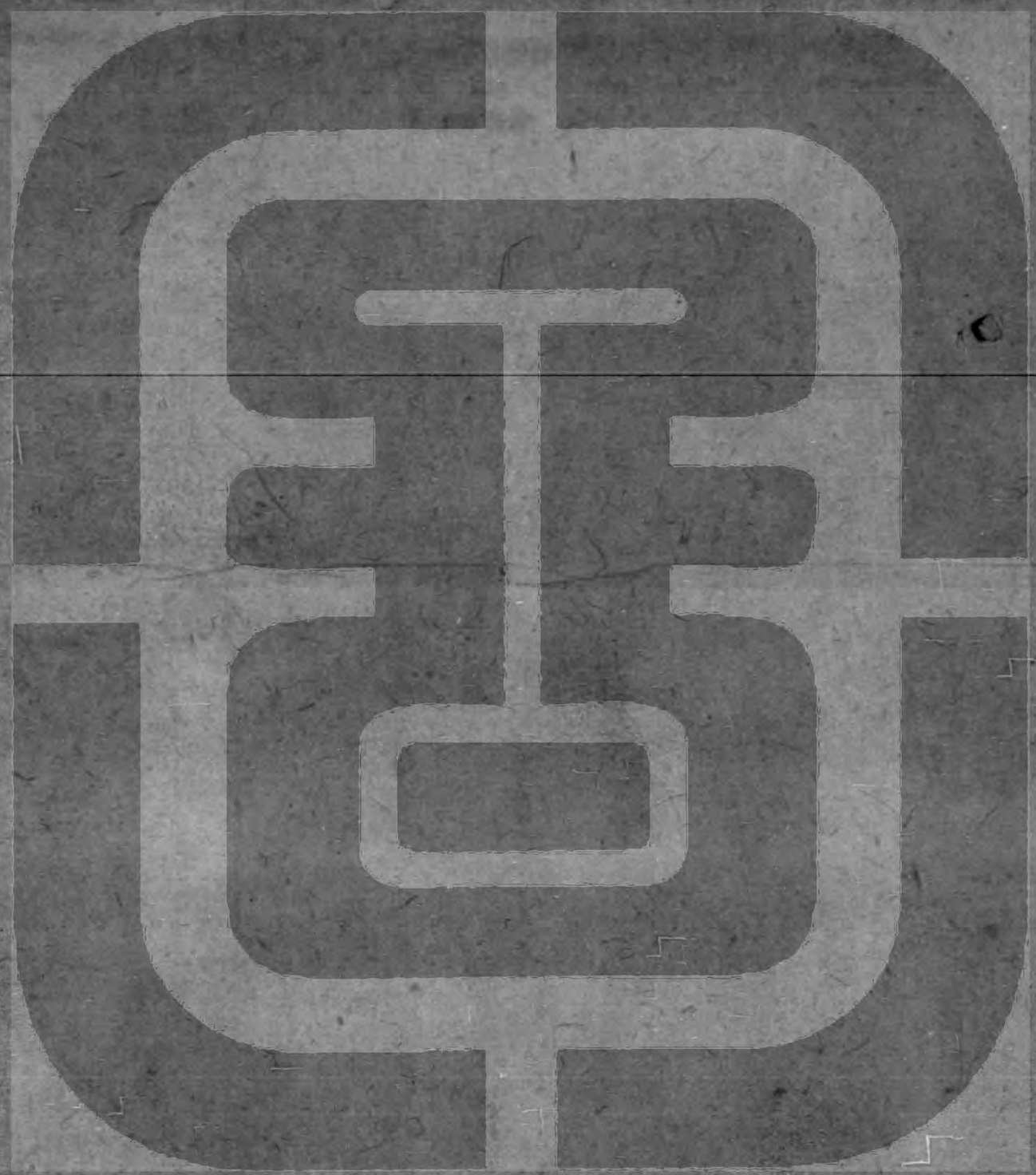
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爲太常李傕
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劒而出曰爲
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
遂戰而死子劭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
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滻池而進意
更狐疑遣劭宣召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
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
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
亭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爲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彊

徵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
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
身衛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
遂與馬騰韓遂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
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軍敗劭等皆死騰
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父豐廣漢太守
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補尚書繁陽令時魏
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檄督郵欲

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荊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暮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重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埶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卒遷南宮雲臺宮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

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
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
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
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
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
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
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
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
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
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
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汚
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
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實既寃皇太后無故
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
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
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
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
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

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
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
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
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
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
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
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
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
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
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二年遷太尉數月以
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乃潛與司徒
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氏同
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覆以書勸郃曰公
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
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
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
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
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為步兵

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公堅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
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
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
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
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嘗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
永樂聲埶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
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
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璃吳郡太守
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竝知名